

陈英杰的“速度”与“激情”

撰文/齐超

在前往艺术家陈英杰位于广东省顺德市的工作室的高速公路上，我说：“展览文章就叫《陈英杰的“速度”与“激情”》吧。”他盯着我的眼睛，尽力掩饰慌张且勉强挤出一丝尴尬的笑道：“啊？没开玩笑吧？”

是的，最终的文章标题如您所见，就是如此。

必须声明，之所以使用这个脍炙人口的名字作为文章主题，一来绝不是向那部至今还在不断续集的经典好莱坞爆米花大片致敬；二来更不是词穷到适逢如此重要的艺术家个展，团队都无法构思出一个崭新的标题。我们当然可以拼接三五个玄而又玄的词汇，然后“原创”一个令观众们望而生畏、惊世骇俗、不明觉厉的主题，但那总透出些许刻意与做作。

既然这个阶段，陈英杰无论个人状态还是作品面貌都展现出了极为明确的风格、路径和特质，那么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观察者与记录者的角度上，我有义务对其当下的艺术劳动进行尽可能精准的概括与总结。犹如一百多年前，塞尚站在圣维克多山对面所做的那样。

沿袭着被封神为涂鸦艺术大师的巴斯奎特，陈英杰早年街头创作的经历赋予了他对于速度的某种必要性与竞技性的自我要求。常识表明，如果不尽力缩短喷涂时间，创作者就极有可能将在户外创作时被“捕获”。因此，尚且年幼的陈英杰必须不断挤压创作时长，但又不能影响画面质量，这种“半地下”的作画方式，赋予了其一种动手前异于常人的深思熟虑的特质。像一个狡黠的即将“作案者”，他需要冷静而严谨地未雨绸缪，摩厉以须是必备素养。

而竞技性则体现在凡热血少年，必争一口“画得又好又快”之气。同样一面墙，画到类似程度，用时最少方为赢家。在那段青葱岁月里，不知道陈英杰曾体验过多少此种外界的称赞和内心的满足。习惯难养成，但更难改变，尤其是被验证过通向“成功”的习惯，注定将在一个人身上“历久弥新”。

但那些都是往事了。当时间走到今天，我们会知晓陈英杰戴着防毒面罩，拎着至少十斤重的自行改装后的喷枪进行“有毒”作业，这是他再日常不过的工作内容。犹如在东北一定要储存白菜，在川渝一定会腌制腊肉——环境可以塑造一种文化，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变一个人。不可抗的，环境自古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行为。陈英杰选择的创作方式是一种作用力，它反过来作用于创作者的创作。

而今，不必再躲躲闪闪的画家戴着面罩，弓着腰，在巨型画布上游弋自如。前人中，波洛克作为抽象表现主义奠基人是这么做的。上世纪50年代，他如同天降神物，闪耀美利坚。远在法国的马蒂斯在毕加索来串门时特意拿出波洛克的画册与后者讨论，这份惊诧与惶恐，艺术史备注了。

近百年后，更前沿的创作器材，更丰富的视觉经验，更具壮志的作品尺寸……陈英杰站在波洛克、巴斯奎特等行业先贤的肩膀上，一定想做出些什么，而他正夙兴夜寐。

即便是毫无艺术史经验的观众，在看到陈英杰的作品后，也大概率会冠以“自由洒脱”的评价。但“恣意妄为”的画面背后，实则蕴藏着某些无以名状的束缚与枷锁，方式、尺幅、目标皆决定了画家一气呵成、速战速决的创作方式，甚至这种方式是短时间内难以迭代的。好在其年富力强，充分享受着这份速度所带来的激情。

涓涓细流才有规有矩，雪山崩塌必势不可挡。近年来，陈英杰多次带领团队游走于偏僻的冰山旷野间，户外写生常受时间所限，快速创作所混杂的即兴、临时性、临场性以及偶然性都令其作品视觉呈现出速度的流淌感。

在荒无人烟之地，陈英杰尽感人之渺小，呷一口烈酒，忘掉技法，依靠原始本能，不断提速，天光昏暗处，作品完成时。这是他与自然，与时间，与自我，关于速度的较量。

创作之外，陈英杰唯一的爱好是赛车。作为玩儿了六年卡丁车的赛车爱好者，他势必将向着半专业或专业方向循序挺进。在谋求极致速度的赛车领域，快是绝对的衡量标准。但事实是，如何慢下来才是快上去的前提。跟车、过弯、超车，需要的都是细腻而精确的“慢”。慢使得车手嗅到机遇，慢使得车手伺机超越。快与慢的结合才是冲向胜利的底层方法论。

陈英杰一周一次在赛车场释放压力、寻求快感的同时，也在体悟着万物的快与慢。对油门、刹车的控制犹如在画布上对力道、势能的把握，区别只在零点几秒间，快速接收信息，快速分析数据，快速应对处理，差之分毫，谬以千里。于赛车场，陈英杰尚在精进中；在工作室，陈英杰正动静适宜。

但人们又会质疑，“快”与“好”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划上等号吗？它们难道不是二元对立的？

好在有激情。波洛克的滴画法自不必说。哪怕张大千晚年的泼彩作品，其从容、挥洒与激情也跃然纸上。但真相是，打开古早的视频资料，才知道画家绘制时是如此地小心翼翼。反观陈英杰，猛兽、山川，天际，创作题材自带的恢弘气质令其作品敲击出一种个人英雄主义颂歌式的回响。

经他改装过的喷枪，在液压机的作用下得以释放出张弛有度的“笔触”，点面相交、虚实结合。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雪山的苍茫，气韵生动；工具的创新，应予嘉奖。而后，画家手到之处，氤氲感若有似无，却又言之凿凿，这便是器材与激情结合所衍生出的氛围感。

而氛围之中贯穿线条，这是独属于陈英杰风格的线条。它们时而如游丝，孱弱纤薄；时而如岩浆，翻滚喷溅；时而如电闪，夺目耀眼。其实，这都源于画家儿时对于中国传统水墨的研习。范宽、王蒙、蓝瑛、石涛、张大千、黄宾虹……笔墨的古典基因与肌肉记忆根植其血脉。最终，无数线条被激情地组合、交织，构建出艺术家对于广袤空间与无限时间的终极遐想。

激情的绘画动作之外，在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等展示空间愈发膨胀的今天，画大画，俨然变成了一项艺术家群体间无声的竞赛。创作者们难免陷入无奈、反感，但又要积极配合的内卷状态。但陈英杰乐见其成，早年户外作业的经验以及对于巨幅画布的掌控力，使之信心满

满。在多数人眼中，200×200cm 是一张大画；但在陈英杰看来，500×500cm 或许才恰到好处。“慢工出细活”似乎从来不是他的作风——挥舞得像毫不费力一样——轻盈的是线条与色彩，而沉重的只有画框和画布。

那么，当技巧、方法、体力、雄心同时兼备，它们共同搭建出的画家的精神寰宇便闪耀眼前。

系列电影《速度与激情》至今已拍到了第十部，每一部的结尾相信大家都知道，通过一百多分钟的追追追、打打打、突突突，象征正义的主角永远能笑到最后，并在夕阳下留给观众们一个潇洒的背影驾车扬长而去。

至此，我希望陈英杰本次在龙美术馆的大型个展也如这部系列电影的结尾般，仅是一次得心应手的阶段汇报。无论在未来的创作中，还是日常生活里，他都能够继续保持敏感、冲动、汹涌、奔腾、坚韧、昂扬……而最重要的是，保持住这份可贵的“速度”与“激情”。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3Cax3Y5GATzTROal1vLiRQ>